

諸子集成

新編八

四川人民出版社

文大2719471

中華諸  
子寶藏

# 諸子集成新編八

●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

編

B2/  
A15 V.8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成都



\*32716471\*

(川)新登字 001 號

責任編輯:張問漁 楊方杰  
封面設計:何 華

中華諸子寶藏  
諸子集成新編(共 10 冊)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成都市鹽道街 3 號)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市新都華興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787×1092mm 1/32 印張:23.375 字數 595 千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908-5/B·157 印數:1-1000

ISBN 7-220-03908-5



9 787220 039089 >

定價: 960 圓(精裝本)  
1900 圓(豪華本)

# 諸子集成新編(八)目錄

《晏子春秋》七卷音義二卷	(周)晏嬰撰 (清)孫星衍校	8
《管子》二十四卷	(周)管仲撰 (唐)尹知章注 (清)戴望校正	8
《商子》五卷	(周)商鞅撰 (清)錢熙祚輯	8
《慎子》二卷補遺一卷逸文一卷附一卷	(周)慎到撰 (清)繆荃孫等輯校	8
《韓非子》二十卷識誤二卷	(周)韓非撰 無名氏注 (清)顧廣圻識誤	8
《韓非子集解》二十卷	(周)韓非撰 (清)王先慎集解	8
《吳子講義》五卷	(周)吳起撰 (宋)施子美講義	8
《尹文子》一卷	(周)尹文撰	8
	.....	737
	.....	707
	.....	519
	.....	381
	.....	357
	.....	323
	.....	159
	.....	3

# 《晏子春秋》

(周)晏嬰撰 (清)孫星衍校

經訓堂叢書本

## 晏子春秋提要

《晏子春秋》八篇，舊題春秋晏嬰（？——前五〇〇）撰。晏嬰字平仲，春秋時齊國政治家。齊靈公時任齊卿，歷仕靈公、莊公、景公三世，以儉著稱。天道觀上反對災異、巫祝、祈禳，認為「天道不諂，不貳其命」。政治上主張君臣「和而不同」，強調節儉、薄葬、省刑。西漢劉向及《孔叢子》將其列為儒家，東晉張湛《列子·楊朱篇》注歸於墨家，清人洪亮吉則認為非儒非墨，自成一家。《晏子春秋》最早有西漢劉向輯校本，凡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分為內篇六，外篇二。或疑今本已非西漢之舊。但一九七二年山東銀雀山出土《晏子春秋》殘簡一百二十枚，有關章節內容大體與今本一致。清人孫星衍為之校勘并撰《音義》，稱為善本。民國有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今人吳則虞又撰有《晏子春秋集釋》，為世所重。

晏子春秋以陽湖孫刻全椒吳刻爲最善孫氏據明沈啟南吳懷保兩本又合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推求審正吳氏一仍元刻舊文無所改竄近時所傳爲元刻本者卽此孫吳兩刻各有短長盧抱經據明吳勉學李從先本互相推勘羣書拾補所錄甚也後又參合各書復校孫刻凡拾補所詳者用朱旁點正文不復著錄其所著錄者核之拾補亦間有出入今據吳盧諸本參校孫刻又以凌澄初本梁處素孫頤谷二校本佐之又以王懷祖讀書稊志洪筠軒讀書

晏子春秋校勘序

一

叢錄俞蔭甫諸子平議輔之其文字之異同有見孫氏音義者略之而校離之餘間有一得亦并附之局彙是書恩恩校勘疏陋之譏自知不免光緒二年春定海黃以周識

晏子春秋序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玉海四作二疑說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二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思社鼠韓非說

晏子春秋序

一

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宋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諂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狸而再搏乳虎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

爲善此誤高字爲當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

又誤讀其句

必采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駢載駟君子所屈箋訓屈爲極諫上則作誠以箴駕八非制則當以誠慎之義爲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遡災祥及之

晏子春秋序

二

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半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攪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繼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孽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

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

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于齊之春秋卽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尙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之世俗

晏子春秋序

三

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棗諸章論諺甚矣惟萬歷乙酉沈啟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注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據太平御覽補足旣得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



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而數故公伯寮想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晏子春秋序

四

晏子春秋卷一

陽湖孫氏校本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頓略榘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誦義不可齋以邪白刃雖交胷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誦其辭其博通如此蓋大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眾晏子衣苴布之衣糜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

晏子春秋卷一

一

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過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

晏子春秋卷一

二

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取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轅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

戚不薦善過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蹇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凡入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禮不可無也公溲而不聽少閒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

晏子春秋卷一

三

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

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情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驟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合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晏子春秋卷一

四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糲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鬻芻豢三侏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侏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策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

晏子春秋卷一

五

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速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駢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願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椽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飴肉辟拂擘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椽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鍾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闕外也

晏子朝杜扁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粟丘據扁入歌人虞變

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間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紉作北里幽厲之聲願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

晏子春秋卷一

六

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間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諛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眾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

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竝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衰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詔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

晏子春秋卷一

七

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震病也居閭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

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騶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驟載駟君子所說夫駕八

晏子春秋卷一

八

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注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亾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

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嬰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及嬰子嬰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茶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茶公以告嬰子嬰子曰不可夫以賤匹

晏子春秋卷一

九

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茶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濫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茶馨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

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癩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子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

晏子春秋卷一

十

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嚙遠臣瘡眾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眾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俊公

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其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游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友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

晏子春秋卷一

十一

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威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楚巫徵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卽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

平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惠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眾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惠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

晏子春秋卷一

主

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

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存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

晏子春秋卷一

主

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竝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竝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弃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非其行收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眾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滄海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

晏子春秋卷一

古

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游于公阜北面望諸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銑耨以躋行吠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

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諸彗星召伯常騫使臧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亾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星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

晏子春秋卷一

五

卒公出背而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出游于寒塗睹死狗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游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游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飢寒凍餓死滿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者侈上無以親下上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



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爲上而忽下厚籍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齒發棄于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晏子春秋卷一

太

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問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癸戒守于虛暮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癸職天罰也今爾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疆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讓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癸惑回逆彗星在刃有賢不用安

得不亾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益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敵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癸惑還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嘗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嘗者至公曰今夕吾嘗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嘗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趨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

晏子春秋卷一

七

如占嘗之言也公曰占嘗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閒對曰占嘗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頰以髯兒上豐下偃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兒下偃身而下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諸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